

老伯终生保密的故事

【明慧网】一位曾经参与对日抗战的老干部，抗战期间发生的故事让他终生保密，可后来他却义无反顾的将它说了出来，为什么他不再保密了呢？下面是这位老干部讲述的故事：

我是一个老兵，年轻时参加了新四军，那是中国在对日抗战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接着国共内战，一九四九年国军战败，中共胜了。当时我美滋滋地想着：幸福生活从此就要开始了！没想到共党大权在手以后，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一个连一个，大运动里还夹带着若干小运动。我被搅在漩涡里，成了个“老牌运动员”，在几十场大大小小的运动中，不是我“运动”人家，便是人家“运动”我，受了不少凌辱，也做过不少糊涂事，造了很多业，最后呢，我落了一身病，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老友给我开玩笑：“我看你除了没有妇科病，别的病都到齐了。”

为了好病，我不知跑过多少医院，曾练过一些气功，但都无济于事，不仅没好病，身上还招来了坏东西，被弄到生命垂危的地步。到了夏季，人家穿着短袖衫还嫌热，我却穿着棉袄，围着火炉才不冷。生的，冷的，辣的，一概不敢吃，我夜里老睡不着觉，生不如死啊！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六日，是我命运的转折点。那天早上，我起床后，走到离家不远的政府大院，看到里边有好多人在炼功，临街挂着《法轮功简介》，上前一瞧，觉得很好，当时就想学。

次日早上，我就站在炼功场后面，跟着辅导员炼动作。说来真是神奇，我才炼了两天，就把棉衣脱

掉了，身上的浮肿消了不少，走路轻快了。炼到第五天，我感觉饿，一气吃了五个桃，心里那个高兴啊，好多年了，没敢吃过水果！“这功真好，我就炼这个功了。”

于是，我请了《转法轮》，每天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我真学实修，很快身体无病一身轻。

二零一五年，我看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这《九评》写的真好，里面说的每件事都是真的，因为我真实的经历过。我离休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都有好奇的同事想听听我抗战时期的故事，当时我都摇头拒绝：“对不起，我执行的是特殊任务，终生保密。”

本来我打算终生保密的，现在深刻描绘共产党本质的这本书出来了，我知道我应该将它说出来，为《九评共产党》作见证，在一九四一年，共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大面积种植罂粟、熬制大烟（鸦片）千真万确，当时我就是个地区贩烟的负责人，我们把延安转来的烟土批发给毒贩贩卖，赚取银元，用来招兵买马。后来中共取得政权，就密令将参与毒贩的全部处死。这些毒贩们做梦也没想到，为共产党出了力，还要吃枪子儿。

在国共合作对日抗战时期，由中共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三师驻扎在江苏淮阴，我那时就在三师当兵。三师在淮阴驻扎七年，却与城里的日军“和平共处”，一次仗也没打过。共产党给三师的任务不是抗日，而是扩充部队，抢占地盘。这期间，曾有国军的一个旅，从安徽淮北急行军六百里到达淮阴，准备突袭城中日军，收复失地。该旅刚抵淮阴，还立足未稳，竟遭到自



文：河南大法弟子

已同胞新四军夜袭，被新四军三师包抄围困，打了一天一夜，这支抗日国军官兵全部牺牲在同胞新四军的枪口之下。我很惊讶，这种杀害同胞、破坏抗日的举动，却被中共党官倒黑为白，说什么：“日军是反革命，国民党也是反革命，都是革命对象，都得消灭，早消灭晚消灭都一样。”

所以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疯狂打压法轮功时，我知道共产党又同样耍了颠倒是非善恶的伎俩，污蔑教人修心向善的大法，为了不让人受到蒙骗，我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专门去乡下农村传送大法美好的福音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有一次，我在地头给一名正在播种的老农讲真相。那人听了一会儿，劝我：“您是老干部，工资一个顶几个，这么大年纪了，跑出来受这苦，还有危险性，在家里享福多好啊！”我说：“大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善良人，为我好。可是，共产党坏事干绝，天要收它。打个比方吧，它是一个大厦，乡亲们都在大厦里面，睡着了，你也在里面睡着了。如今这个大厦已经腐朽透顶，随时都会倒塌，我在外边看得一清二楚，那你说，我是赶快把你喊醒好呢？还是看见只当没看见，只顾自个享福好呢？”那老农听罢，连连点头，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几年来，方圆三十多里以内的每个村庄，都留下了我的身影。◇

多次遭残忍迫害 衡水市王元升含冤离世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九日，王元升被家人从河北冀东监狱接回家。那时候的他身体和精神遭受了巨大的伤害，生活也不能自理，需要家人照顾，后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含冤离世，终年 75 岁。

王元升曾在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在石家庄市劳教所遭吊打、上绳、电棍电、不让睡觉等一系列的迫害。二零零六年六月，王元升因向民众讲清真相，被冀州镇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构陷，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冀东监狱遭受迫害。二零一六年十月再次被绑架，被冀州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王元升修炼以前脾气不好，暴躁易怒，身体也不太结实，常年肠胃炎，遇到阴天尤其厉害。据他孩子讲从记事起就看到父亲大把大把吃药片，并且练过健身气功，学过针灸也没能治好肠胃炎。一九九七年王元升喜得法轮大法，处处事事按照书中要求做一个好人，戒掉了多年的烟酒，原来顽固的肠胃炎也好了，从此无病一身轻，人从此变得勤劳，脾气也变得和气，忍让。他的妻子修炼以后原来的甲状腺肌瘤也好了。王元升一有机会就做好事，比如平整坑洼的道路，下了雪清扫路上的雪到邻村，帮助体力小的同事干活儿，种的菜分给邻居老人等；下了雪以后扫村外路上积雪一度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遭劳教迫害九死一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因一己之私发动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九九年王元升因在户外炼功被非法关押半月。

二零零零年王元升依法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一年。

在石家庄市劳教所的每个中队都有一个晾衣房，房内有两根晾衣服用的钢丝，高二米，两根钢丝间距约零点五米，警察们唆使那些劳教犯把法轮功学员的上身扒光，用

手铐锁住两手，然后将两只胳膊的大臂横担在两条钢丝上，使人被吊起来，更令人发指的是下面还有人用力来回推着被吊起的学员沿着钢丝滑动。钢丝很快就深深地勒进两个大臂的肉里面，鲜血直往下滴，其状惨不忍睹。王元升被残害得一只胳膊抬不高，手攥不上，伸不直，连吃饭都很困难。年底回家时，胳膊已经不听使唤，眼睛也看不清楚东西。家里找熟人开了十几剂上等中药也没能管用，直到一年多以后恢复炼功才好了起来。

二零零六年六月，王元升因向民众讲清真相，被冀州镇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在冀州市看守所构陷。在看守所里，王元升遭受公安授意的犯人肆意殴打，被一判死缓的犯人剥夺了几乎所有吃的和家里送去的钱，还被那个死刑犯在睡觉时用手砍脖子，后来说话一直声音嘶哑，几个月的时间，身体极度虚弱。

王元升被冀州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非法构陷，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被冀州法院夏其增为首的刑庭几人非法判刑三年，在没有脉搏、没有血压，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被劫持到河北冀东监狱一支队。监狱拒收，冀州公安局主管副局长陈立勇放下人就走了。二零零九年王元升被家人从冀东监狱接回。

讲真相再陷冤狱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日，王元升因悬挂真相条幅，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十天即被非法批捕，家属请的律师十一月十五日介入时已经到了法院阶段，因为一同出事的同村老年法轮功学员身体不太好，公检法打算早点判刑他们就不担责任了。律师书面告诉他们：信仰合法，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包括出版，言论，结社的自由，并且交了各地无罪释放案例，专家学者对待法轮功的看法。

家属告诉他们迫害正信的修炼者是会遭报应的。在派出所抓人第三天，一副所长和一警察出车祸，副所长当场死亡，另一人重伤。

因王元升拒绝放弃信仰，不写不炼功的保证，被冀州市公安局伙同冀州法院非法构陷，并在第一次律师离开后，他遭到酷刑折磨、强制坐铁椅子（老虎凳），并遭受电击，逼迫他放弃信仰。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上午，衡水冀州区法院在一楼第二审判庭对王元升非法庭审。庭审从上午九点开始，从北京来的律师为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王元升及其亲属辩护人也都做了无罪辩护。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冀州区法院通知家属去拿判决书，家属没签字。王元升被非法判刑三年，罚金五千。王元升上诉后，二审法官王玉不顾律师与家属辩护意见，走过场似地维持原判。

随后，王元升被劫持到河北冀东监狱，在第七监狱经常因不配合站队列被殴打，厉害的一次被几个狱警拖到楼道里拳打脚踢，当时王元升已快 70 岁了，而狱警基本都是 20 出头的青壮年。

二零一八年七监狱解散，人员被转至四监狱继续非法关押，期间王元升经历了什么不太清楚。二零一九年四月王元升突发脑梗，行动不便。监狱没有通知家属，家属几经周折得以会见，那时王元升身体消瘦，走路需要人扶着或坐轮椅。因不能自理，监狱里安排了一个犯人照顾他，但那个人经常虐待他，把他身上拧得青一块紫一块，还经常怕他去厕所不让他吃饭。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九日，王元升被家人从河北冀东监狱接回家。那时候的他在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伤害之后，生活也不能自理，后来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并在五年后含冤离世。◇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

